

# 醒世恒言 (二)

(明)冯梦龙 编著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书名：**醒世恒言 （二）**

作者：**（明）冯梦龙**

责任编辑：

出版社：**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**

**ISBN:L-0000-00837/I242**

出版日期：**2002-12-25**

定价：**12.00元**

# 醒世恒言

## (二) 冯梦龙

### 目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卷..... | 3   |
|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  |     |
| 第二十二卷..... | 8   |
|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   |     |
| 第二十三卷..... | 13  |
| 金海陵纵欲亡身    |     |
| 第二十四卷..... | 28  |
| 隋炀帝逸游召谴    |     |
| 第二十五卷..... | 34  |
| 独孤生归途闹梦    |     |
| 第二十六卷..... | 44  |
| 薛录事鱼服证仙    |     |
| 第二十七卷..... | 52  |
| 李玉英狱中讼冤    |     |
| 第二十八卷..... | 65  |
| 吴衙内邻舟赴约    |     |
| 第二十九卷..... | 70  |
|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  |     |
| 第三十卷.....  | 83  |
| 李口公穷邸遇侠客   |     |
| 第三十一卷..... | 95  |
|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  |     |
| 第三十二卷..... | 102 |
|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  |     |
| 第三十三卷..... | 109 |
|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  |     |
| 第三十四卷..... | 115 |
|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  |     |
| 第三十五卷..... | 127 |
| 徐老仆义愤成家    |     |
| 第三十六卷..... | 135 |
| 蔡瑞虹忍辱报仇    |     |
| 第三十七卷..... | 145 |
| 杜子春三入长安    |     |
| 第三十八卷..... | 154 |
| 李道人独步云门    |    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九卷..... | 166 |
|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  |     |
| 第四十卷.....  | 172 |
|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  |     |

## 第二十一卷

###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自昔财为伤命刃，从来智乃护身符。

贼髡毒手谋文士，淑女双眸识俊儒。

已幸余生逃密网，谁知好事在穷途。

一朝获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显丈夫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，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。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，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晕，唇若朱涂；一个脸儿，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。那里有什么裴楷，那里有什么王衍？这个杨元礼，便真正是神清气清，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凤成；开着古书簿叶，一双手不住的翻，吸力豁刺，不够吃一杯茶时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。一遇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研着墨，蘸着笔尖，飏飏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，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

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。

终非池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七岁能书大字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十岁进了府庠，次年第一补廪。父母相继而亡，丁忧六载。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读书，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。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叹道：“世少识者。”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气忿的说话，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，为上京盘缠，同了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

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，名士济，字子舟；一个姓王，名元晖，字景照；一个姓张，名显，字伯；一个姓韩，名蕃锡，字康侯；一个姓蒋名义，字礼生；一个姓刘，名善，字取之。六人里头，只有刘、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，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小王恺。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进身，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，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。一个个人材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齐整。怎见得？但见：轻眉俊眼，绣腿花拳；风笠飘飘，雨衣鲜灿。玉勒马，一声嘶破柳堤烟；碧帷车，数武碾残松岭雪。右悬雕矢，行色增雄；左插蛟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正是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“老成”二字最为紧要，一举一动，俱要留心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宜。在山东兖州府马头上，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兑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，担夫踉跄。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在内，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行到河南府荣县地方相近，离城尚有七八十里。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，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。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；百道鸣泉，洒空珠玉。螭头高拱，上逼层霄；鸱吻分张，下临无地。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，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。寺门上有金字牌扁，名曰“宝华禅寺”。

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，见了这么大寺，心中欢喜。一齐下马停车，进去游玩。但见稠阴夹道，曲径纡回；旁边多少旧碑，七横八竖，碑上字迹模糊，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正

看之间，有小和尚疾忙进报。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，摆将出来。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，便鞠躬迎进。逐一位见礼看座，问了某姓某处，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。那几个随即问道：“师父法号？”那和尚道：“小僧贱号悟石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干，到荒寺经过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，在此经过，见寺宇整齐，进来随喜。”那和尚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家师远出，有失迎接，却怎生是好？”说了三言两语，走出来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。便走到门前观看，只见行李十分华丽，跟随人役，个个鲜衣大帽，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暗暗地欢喜道：“这些行李，若谋了他的，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，他每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，再作区处。”转身进来，就对众举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”众举人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和尚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梦，梦见天上一个大星，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，变了一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：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。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科状元，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，虽不敢屈留尊驾，但小僧得此佳梦，意欲暂留过宿。列位相公若不弃嫌，过了一宿，应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蕨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见罪。”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，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，欲待应承过宿。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，密向众同年道：“这样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虽则殷勤，人心难测。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同年道：“杨年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连主仆人夫，算来约有四十多人，那怕这几个乡村和尚。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，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杨元礼道：“前边只有三四十里，便到歇宿所在，还该赶去，才是道理。”却有张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，对元礼道：“且莫说天时已晚，赶不到村店；此去途中，尚有可虑。现成这样好僧房，受用一宵，明早起身，也不为误事。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，年兄自请先行，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，杨元礼声声要去，便向元礼道：“相公，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，歹人极多。此时天时已晚，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，不如小房过夜，明日蚤行，差得几时路程，却不安稳了多少。”元礼被众友牵制不过，又见和尚十分好意；况且跟随的人，见寺里热茶热水，也懒得赶路，向主人道：“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，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

元礼见说得有理，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抬进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，连忙备办酒席，吩咐道人，宰鸡杀鹅，烹鱼炮鳖，登时办起盛席来。

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？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，件色鸡鹅等类，都养在家里，因此捉来便杀，不费工夫。佛殿旁边转过曲廊，却是三间精致客堂，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，下边列着一个陪桌，共有八席，十分齐整。悟石举杯安席，众同年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，张伯开言道：“列位年兄，必须行一酒令，才是有兴。”刘取之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可有色盆？”和尚道：“有，有！”连唤道人取出色盆，斟着大杯，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。焦子舟也不推逊，吃酒便掷，取么点为文星，掷得者卜色飞送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干。原来这酒不比寻常，却是把酒来浸米，曲中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热药，做来颜色浓酽，好像琥珀一般。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觉神思昏迷，四肢瘫软。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：水般样的淡酒，药般样的苦酒，还有尿般样的臭酒，这晚吃了恁般浓酽，加倍放出意兴来。猜拳赌色，一杯复一杯，吃一个不住。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，上下人等，都吃得泥烂。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，觉酒味香浓，心中渐渐昏迷，暗道：“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！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决有缘故。”就地生出智着来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却道：“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，必是多吃热酒，才可解散，如何倒不用酒？”一齐来劝。那和尚道：“杨相公，这酒是三年陈的，小僧辈置在床头，不敢轻用。今日特地开出来，奉敬相公。腹内作痛，必是寒气，连用十来大怀，自然解散。”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坚执不饮。众人道：“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？我们是畅饮一番，不要负了师父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礼不过。心上道：“他不肯吃酒，

不知何故？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”又把大杯斟送。元礼道：“实在吃不下了，多谢厚情。”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

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这些行李，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，铺下铺盖。这些吃醉的举人，大家你称我颂，乱叫着某状元、某会元，东歪西倒，跌到房中，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脱，爬上床磕头便睡，鼻勾鼻勾鼻息，响动如雷。这些手下人也被道士和尚们大碗头劝着，一发不顾性命，吃得眼定口开，手瘫脚软，做了一堆瘫倒。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？他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着一把注子，色味虽同，酒力各别。间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里，却又有解酒汤，在房里去吃了，不得昏迷。酒散归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，思量动手。悟石道：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，不可迟延。万一酒力散了，便难做事。”

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，听了一番，思待进房。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，号曰觉空，悄向悟石道：“这些书呆不难了当，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，才进内房。这叫做斩草除根，永无遗患。”悟石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，掇开房门，见头便割。这班酒透的人，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，一齐杀倒，血流遍地，其实堪伤！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该绝，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。侧耳听着外边，只觉酒散之后，寂无人声。暗道：“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，收了这残盘剩饭，必然聚吃一番。不然，也要收拾家火，为何寂然无声？”又少顷，闻得窗外悄步，若有人声，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，只听得外厢连叫：“啜哟！”又有模糊口声。又听得匹扑的跳响，慌忙跳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中了贼僧计也！”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，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，那里推得醒？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，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。推了几推，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。元礼顾不得别人，事急计生，耸身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观看。只见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儿拥进房门，持着利刃，望颈便刺。元礼见众人被杀，惊得心摇胆战，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，奋身一跳，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后窗不曾闭得，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，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，满面流血，钻出棘丛，拔步便走，却是硬泥荒地。带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远。云昏地黑，阴风淅淅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，却都是废冢荒丘。又转了一个弯角儿，却是一所人家，孤丁丁住着，板缝内尚有火光。元礼道：“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息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元礼低声叩门，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，点灯开门。见了元礼道：“夜深人静，为何叩门？”元礼道：“昏夜叩门，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，只得求妈妈方便，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姬道：“老身孤寡，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，又无随从，语言各别，不知来历。决难从命！”元礼暗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以实情告他。”“妈妈在上，其实小生姓杨，是扬州府人，会试来此，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狼心，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，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生。”老姬道：“啜哟！阿弥陀佛！不信有这样事！”元礼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，跳出荆棘丛中，面都刺碎。”

老姬睁睛看时，果然面皮都碎，对元礼道：“相公果然遭难，老身只得留住。相公会试中了，看顾老身，就有在里头了。”元礼道：“极感妈妈厚情！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替你关了门，你自去睡。我就在此卓儿上假寐片时，一待天明，即便告别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自请稳便。那个门没事，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，难得会试相公到来。常言道：贵人上宅，柴长三千，米长八百。我老身有一个姨娘，是卖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，替相公压惊，省得你又无铺盖，冷冰冰地睡不去。”元礼只道脱了大难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谢道：“多承妈妈留宿，已感厚情！又承赐酒，何以图报？小生倘得成名，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：“相公且宽坐片时，有小女奉陪，老身暂去就来。女儿过来，见

了相公。你且把门儿关着，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姬吩咐女儿几句，随即提壶出门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，若有嗟叹之状。元礼道：“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年方一十三岁。”元礼道：“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，受此大难，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满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。”元礼惊问道：“你为何说此几句，令我好生疑异！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”元礼道：“孤寡人家，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：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来？”元礼道：“这是你令堂惻隐之心，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叫做燕雀处堂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元礼益发惊问道：“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？我如今孤身无物，他又何所利于我？小姐姐莫非道我伤弓之鸟，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，是那个的房屋？我家营运的本钱，是那个的本钱？”元礼道：“小姐姐说话好奇怪！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姓张，有个哥哥，叫做张小乙，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，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，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。哥哥昨晚回来，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，幸不在家。若还撞见相公，决不相饶。”元礼想道：“方才众和尚行凶，内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张小乙了。”便问道：“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，如何又买酒请我？”女子道：“他那里真个去卖酒？假此为名，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，你终须一死！我见你丰仪出众，决非凡品，故此对你说知，放你逃脱此难。”元礼吓得浑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“你去了不打紧，我家母亲极是利害，他回来不见了，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，教我怎生禁受？”元礼道：“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这场责罚，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：“有计在此！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，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母亲，等他回来，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，绑缚在此。被我叫喊不过，他怕母亲归来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锭与元礼，道：“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。若母亲问起，我自有言抵对。”元礼初不欲受，思量前路盘缠，尚无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这女子绑缚起来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，不可忘他大恩，不如与他定约，异日娶他回去。”便向女子道：“小生杨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年十九岁，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结为夫妇，后日娶你，决不食言。小姐姐意下如何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小名淑儿，今岁十三岁。若不弃微贱，永结葭莩，死且不恨。只有一件：我母亲通报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尔不肯负他。请君日后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，君无留恋。”元礼问言一毕，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边一队人众，持着火把，蜂拥而来。元礼魂飞魄丧，好像失心风一般，望前乱跌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

话分两头。单提那老姬打头，川僧觉空持棍在前，悟石随后，也有张小乙，通共有二十余人，气口牛口牛一直赶到老姬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相近，乱叫乱哭。老姬一进门来，不见了姓杨的，只见女子被缚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女儿为何倒缚在那里？”女子哭道：“那人见母亲出去，竟要把我强奸，道我不从，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，只得奔去。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。我回他没有，竟向箱中摸取东西，不知拿了甚么，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姬闻言，好像落汤鸡一般，口不能言。连忙在箱子内查看，不见了一锭银子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借师父的本钱，反被他掏摸去了。”众和尚不见杨元礼，也没工夫逗留，连忙向外追赶。又不知东西南北那一条路去了，走了一阵，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，跌脚叹道：“打蛇不死，自遗其害。”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。且把杀死众尸，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，原来多是铜钱在内，银子也有八九百两。把些来分与觉空，又把些分与众和尚、众道人等，也分些与张小乙。人人欢喜，个个感激。又另把些送与老姬，一则买他的口，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，依旧作借。

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，黑地里走来走去，原只在一簋地方，气力都尽。只得蹲在一个冷



庙堂里头。天色微明，向前又走，已到荣县。刚待进城，遇着一个老叟，连叫：“老侄，闻得你新中了举人，恭喜，恭喜！今上京会试，如何在此独步，没人随从？”那老叟你道是谁？却就是元礼的叔父，叫做杨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贩货下来，经繇河间府，到往山东。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礼正值穷途，撞见了自家的叔父，把宝华寺受难根因，与老姬家脱身的缘故，一一告诉。杨小峰十分惊吓，挽着手，拖到饭店吃上了饭，就把身边随从的阿三，送与元礼伏侍；又借他白银一百二十两；又替他叫了骡轿，送他进京。正叫做：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！元礼别了小峰，到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名会魁。叹道：“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！然虽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则可践约，二则得以伸冤矣。”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，他父亲舒珽，正在山东做巡按。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，细细与舒有庆说知。有庆报知父亲，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，即将为首僧人悟石、觉空二人，极刑鞫问，招出杀害举人原繇。押赴后园，起尸相验。随将众僧拘禁。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珽即时题请灭寺屠僧，立碑道傍，地方称快。后边元礼告假回来，亲到废寺基址，作诗吊祭六位同年，不提。

却说那老姬原系和尚心腹，一闻寺灭僧屠，正待逃走。女子心中暗道：“我若跟随母亲同去，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？”正在忧惶，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门来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妈妈家？”老姬道：“老身亡夫，其实姓张。”老叟道：“令爱可叫做淑儿么？”老姬道：“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晓得？”老叟道：“老夫是扬州杨小峰。我侄儿杨延和，中了举人，在此经过，往京会试。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，谋害同行六位举人，并杀跟随多命。侄儿幸脱此难，现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，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锭，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。”老姬听了，吓呆了半晌，无言回答。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，扯他到房中说道：“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贵之日。孩儿惜他一命，只得赠了盘缠，放他逃去。彼时感激孩儿，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纵去报与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负，你切不可怀恨。他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须惊怕。”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到扬州地方，赁房居住。等了元礼荣归，随即结婚。老姬不敢进见元礼，女儿苦苦代母请罪，方得相见。老姬匍匐而前，元礼扶起行礼，不提前事。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生出儿子，又中乙未科状元，子孙荣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作合？这叫做：夫妻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有诗为证：

春闺赴选遇强徒，解厄全凭女丈夫。

凡事必须留后看，他年方不悔当初。

## 第二十二卷

###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

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提篮背剑，货卖云烟。

人间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。

才 卒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伯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名曰《沁园春》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，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自从黄粱梦得悟，跟随师父钟离先生，每日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，阎浮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烟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成道之日，到今该多寿数？”师父曰：“数着汉朝四百七年，晋朝一百五十七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七年，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。”洞宾曰：“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，度得几人？”师父曰：“只度得你一人。”洞宾曰：“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，度脱众生。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余人，兴俺道家。”师父听得说，呵呵大笑：“吾弟住口！世上众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广。不仁不义众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寻得一个来，也是汝之功。”洞宾曰：“只就今日拜辞吾师，弟子云游去了。”师父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宝，未曾传与汝。道童，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。”道童取到。师父曰：“此剑是我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。吾传与汝。”这洞宾双膝跪下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师父曰：“此剑能飞取人头，言说住址、姓名，念咒罢，此剑化为青龙，飞去斩首，口中衔头而来，有此灵显。有咒一道，飞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”言罢，洞宾纳头拜授，背了剑，曰：“告吾师，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。”师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”洞宾曰：“告我师，不知那三件事？”师曰：“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寻和尚闹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二件，将吾宝剑去要回来，休失落了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三件，与你三年限满，休违了。如违了限，即当斩首灭形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父大喜道：“好去，好去！”洞宾曰：“蒙我师传法与弟子，年代劫数、地理路途、宝剑法语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诗一首，拜谢吾师，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”诗曰：“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云烟笼地轴，星月遍空明。玉子何须种，金丹岂用耕？个中玄妙诀，谁道不长生！”作诗已罢，师父呵呵大笑：“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来，度不得人也回来，休违限次。宝剑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闹。速去速回！”洞宾拜辞师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钩出是非来。

这洞宾一就下山，按落云头，来到阎浮世上，寻取有缘得道之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绝无踪迹。有诗为证：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沧海变成尘。我今学得长生法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洞宾行了一年，没寻人处，如之奈何？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。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，直上太虚顶上观看，但是紫气现处，五霸诸侯；黑气现处，山妖水怪；青气现处，得道神仙。去那无人烟处，喝声起，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。东观西望，远远见一处青气充天而起。洞宾道：“好！此处必有神仙。”云行一万，风行八千料在千里路云头，一片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气现处，不知何所。洞宾唤：“土地安在？”一阵风过处，土地现形，怎生模样？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手中藜杖老龙形，腰间皂绦黑虎尾。土地唱喏：“告上仙，呼唤小圣，不知有何法旨？”洞宾曰：“下界何处？青气现者，谁家男子妇人？”土地道：“下界西京河南府。在城铜驼巷口，有个妇人殷氏，约年三十有馀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积有阴果。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风过处，土地去了。

去说洞宾坠下云端，化作腌臢道人，直入城来。到铜驼巷口，见牌一面，上写“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”。铺中立着个女娘，鱼魇冠儿，道装打扮，眉间青气现。洞宾见了，叫声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洞宾叫声：“稽首！”看那娘子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，回头道：“先生过一遭。”洞宾上前一看，见怒气太重，叫声：“可惜！”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，上有四句诗曰：“出山罚愿度三千，寻遍阎浮未结缘。特地来时真有意，可怜殷氏骨难仙。”诗后写道：“口口仙作。”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，交人拾起看时，二口为吕，知是吕祖师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赶去，寻这个先生，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。殷氏心中懊悔，正是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因这四句诗，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，后来坐化而亡。

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，无寻人处。且去太虚顶上观看，只见一匹马飞来，到面前下马离鞍。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：“告上仙，东京开封府马行街，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，于今月十四日，请道一坛，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。请往来道士二千员，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。特资请状拜请！”洞宾听说：“吾忘其所以！来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劳心力远来。”符官曰：“小圣直到终南山见老师父，说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寻到此，得见上仙。”洞宾于荆筐篮内，取一个仙果，与符使吃了，拜谢上马而去。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，坠下云头，立住了脚。若还这般模样，被人识破，把头一摆，喝声“变！”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城。行到马行街，只见扬幡挂榜做好事。上朝请圣邀真，洞宾却好到。人若有愿，天必从之。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？洞宾到坛上看，却是个中贵官太尉，好善，奉真修道，眉间微微有些青气。洞宾肚内思量：“此人时节未到，显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后成其正果。”洞宾吃罢斋，支衬钱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宾言曰：“贫道善能水墨画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笔，取将绢一匹，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。”众人禀了太尉，取绢一幅与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绢上一泼，坏了那幅绢。太尉见道：“这厮无礼，捉弄下官，与我拿来！”先生见太尉焦躁，转身便去。众人赶来，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。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，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。太尉打开看时，有四句言语道：“斋道欲求仙骨，及至我来不识。要知贫道姓名，但看绢画端的。”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，再展开来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纳头便拜。见甚么来？正是：神仙不肯分明说，误了阎浮世上人。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，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。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内府侍奉。王太尉奏过，将房屋宅子，纳还朝廷，伴当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当山出家。山中采药，遭遇纯阳真人，得度为仙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如之奈何？心中闷倦，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，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。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外，约行两个时辰，见青气至近。喝声住，唤：“此间山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山神现形，金盔金甲锦袍，手执着开

山斧，躬身唱喏：“告上仙，有何法旨？”洞宾道：“下方青气现处，是个甚么人家？”山神曰：“下界江西地面，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。广行阴鹭，累世积善，因此有青气现。”

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聚成形，散则为气。先生坠下云来，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。正见傅太公家斋僧。直至草堂上，见傅太公。先生曰：“结缘增福，开发道心。”太公曰：“先生少怪！老汉家斋僧不斋道。”洞宾曰：“斋官，儒释道三教，从来总一家。”太公曰：“偏不敬你道门！你那道家说谎太多。”洞宾曰：“太公，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？”太公曰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况我等！”先生曰：“从头至尾说，俺道家怎么捉弄秦皇、汉武？”太公曰：“岂不闻白氏讽谏曰：‘海漫漫，直下无底傍无边。云涛雪浪最深处，人传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药，服之羽化为神仙。秦皇汉武信此语，方士年年采药去。蓬莱今古但闻名，烟水茫茫无觅处。海温温，风浩浩，眼穿不见蓬莱岛。不见蓬莱不肯归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诞诞，上元太乙虚祈祷。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，毕竟悲风吹蔓草！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，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上青天。’”傅太公言毕，先生曰：“我道家说谎，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？”太公曰：“休言灵山活佛，且说俺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，讲经说法，广开方便之门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路。说法如云，度人如雨。法座下听经闻法者，每日何止数千，尽皆欢喜。几曾见你道门中，阐扬道法，普度群生？只是独吃自痴。因此不敬道门。”吕先生不听万事全休；听得时，怒气填胸。问太公：“这和尚今日说法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一年四季不歇，何在乎今日。”吕先生不别太公，提了宝剑，径上黄龙山来，与慧南长老斗圣。谁胜谁赢？正是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直恁甘忙！事皆前定，谁弱与谁强？且趁闲身未老，尽容他些子疏狂。百年里，浑教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思量能几许？忧愁同雨，一半相妨。（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？）幸对清风明月，簟纹展帘幕高张。

江南好，千钟美酒，一曲《满庭芳》。

却才说不了，吕先生径望黄龙山上来，寻那慧南长老。话中且说黄龙禅师擂动法鼓，鸣钟击磬，集众上堂说法。正欲开口启齿，只见一阵风，有一道青气撞将入来，直冲到法座下。长老见了，用目一观，暗暗地叫声苦：“魔障到了！”便把手中界尺，去桌上按住大众道：“老僧今日不说法，不讲经，有一转语，问你大众。其中有答得的么？”言未了，去那人丛里走出那先生来道：“和尚，你快道来。”长老曰：“老僧今年胆大，黄龙山下扎寨。袖中起金锤，打破三千世界。”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和尚！前年不胆大，去年不胆大，明年亦不胆大，只今年胆大！你再道来。”和尚言：“老僧今年胆大。”先生道：“住！贫道从来胆大，专会偷营劫寨。夺了袖中金锤，留下三千世界。”众人听得，发一声喊，好似一风撼折千竿竹，百万军中半夜潮。众人道：“好个先生答得好！”长老拿界方按定，众人肃静。

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这四句只当引子，不算输赢。我有一转语，和你赌赛输赢，不赌金珠富贵。”去背上拔出那口宝剑来，插在砖缝里，双手拍着：“众人听贫道说：和尚赢，斩了小道；小道赢，要斩黄龙。”先生说罢吓得人人失色，个个吃惊。只见长老道：“你快道来！”先生言：“铁牛耕地种金钱，石刻儿童把线穿。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。白头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休道此玄玄未尽，此玄玄内更无玄。”先生说罢，便问和尚：“答得么？”黄龙道：“你再道来。”先生道：“铁牛耕地种金钱。”黄龙道：“住！”和尚言：“自有红炉种玉钱，比先毫发不曾穿。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海须还纳百川。六月炉头喷猛火，三冬水底纳凉天。谁知此禅真妙用，此禅禅内又生禅。”

先生道：“和尚输了，一粒化不得三千界。”黄龙道：“怎地说？近前来，老僧耳聋！”先生不知是计，趱上法座边，被黄龙一把才卒住：“我问你：一粒化不得三千界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？且论此一句。我且问你：半升铛内煮山川，半升外在那里？”先生无言可答。和

尚道：“我的禅大合小，你的禅小合大。本欲斩你，佛门戒杀，饶你这一次！”手起一界尺，打得先生头上一个疙瘩，通红了脸，众人一齐贺将起来。先生没出豁，看着黄龙长老，大笑三声，三摇头，三拍手，拿了宝剑，入了鞘子，望外便走。众人道：“输了呀！”黄龙禅师按下界方：“大众！老僧今日大难到了。不知明日如何？有一转语曰：‘五五二十五，会打贺山鼓。黄龙山下看相扑，却来这里吃一赌。大地甜瓜彻底甜，生擦瓜儿连蒂苦。’大众，你道甚么三鼓掌，三摇头，三声大笑，作甚么生？咦！本是醍醐味，番成毒药仇。今夜三更后，飞剑斩吾头。”禅师道罢，众人皆散。和尚下座入方丈，集众道：“老僧今日对你们说，夜至三更，先生飞剑来斩老僧。老僧有神通，躲得过；神通小些，没了头。你众僧各自小心！”众僧合掌下跪：“长老慈悲，救度则个！”黄龙长老点头，伸两个指头，言不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救了一寺僧众。正是：

劝君莫结冤，冤深难解结。

一日结成冤，千日解不彻。

若将恩报冤，如汤去泼雪。

若将冤报冤，豺狼重见蝎。

我见结冤人，尽被冤磨折。

黄龙长老道：“众僧，牢关门户，休点灯烛。各人裹顶头巾，戴顶帽儿，躲此一难，来日早见。”众僧出方丈，自言自语：“今日也说法，明日也说法，说出这个祸来！一寺三百馀僧，有分切西瓜一般，都被切了头去！”胆大的在寺里，胆小的连夜走了。且说长老唤门公来。门公到面前，唱个喏。长老道：“近前来。”耳边低低道了言语，门公领了法旨自去。天色已晚，闹了黄龙寺中，半夜不安迹。

话中却说吕先生坐在山岩里，自思：“限期已近，不曾度得一人。师父说道：休寻和尚闹！被他打了一界尺，就这般干罢？和尚，不是你便是我！飞将剑去斩了黄龙，教人说俺有气度。若不斩他，回去见师父如何答应？”抬头观看，星移斗转，正是三更时分。取出剑来，分咐道：“吾奉本师法旨，带将你做护身之宝，休误了我。你去黄龙山黄龙寺，见长老慧南禅师，不问他行住坐卧间，速取将头来。”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豁刺刺一声响亮，化作一条青龙，径奔黄龙寺去。吕先生喝声采。去了多时，约莫四更天气，却似石沉沧海，线断风筝，不见回来。急念收咒语，念到有三千馀遍，不见些儿消息，吕先生慌了手脚。”倘或失了宝剑，斩首灭形！”连忙起身，驾起云头，直到黄龙寺前，坠下云头。见山门佛殿大门一齐开着，却是长老吩咐门公，教他都不要关闭。吕先生见了道：“可惜！早知这和尚不准备，直入到方丈，一剑挥为两段。”径到方丈里面，两枝大红烛点得明晃地，焚着一炉好香，香烟缭绕，禅床上坐着黄龙长老。长老高声大叫：“多口子！你要剑，在这里！进来取去。”

吕先生揭起帘子，走将入方丈去，道：“和尚，还我剑来。”长老用手一指，那口剑一半插在泥里。吕先生肚里思量：“我去拔剑，被他暗算，如之奈何？”道：“和尚，罢，罢，罢！你还了我剑，两解手。”长老道：“多口子，老僧不与你一般见识。本欲斩了你，看你师父面。”洞宾听得：“直恁利害！就拔剑在手，斩这厮！”大踏步向前，双手去拔剑，却便似万万斤生铁铸牢在地上，尽平生气力来拔，不动分毫。黄龙大笑：“多口子，自古道：人无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我要还了你剑，教你回去见师父去，你心中却要拔剑斩吾！吾不还你剑，有气力拔了去。”吕先生道：“他禁法禁住了，如何拔得去！”便念解法，越念越牢，永拔不起。吕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还了我剑罢休。”长老道：“我有四句颂，你若参得透，还了你剑。”先生道：“你道来。”和尚怀中取出一幅纸来。纸上画着一个圈，当中间有一点，下面有一首颂曰：“丹在剑尖头，剑在丹心里。若人晓此因，必脱轮回死。”吕先生见了，不解其意。黄龙曰：“多口子，省得么？”洞宾顿口无言。黄龙禅师道声：“俺护法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护法神现形。怎生打扮？头顶金盔，绀红散发朱缨，

浑身金甲，妆成惯带，手中拿着降魔宝杵，貌若颜童。护法神向前问讯：“不知我师呼召，有何法旨？”黄龙曰：“护法神，与我将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，待他参透禅机，引来见吾。每日天厨与他一个馒头。”护法神曰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护法神道：“先生快请行！”吕先生道：“那里去？”护法神曰：“走，走！如不走，交你认得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手中宝杵，只重得八万四千斤！你若不走，直压你入泥里去！”吕先生自思量：“师父教我不要惹和尚！”只得跟着护法神入困魔岩参禅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黄龙寺僧众，五更都到方丈参见长老。长老道：“夜来惊恐你们。”众僧曰：“得蒙长老佛法浩大，无些动静。”长老道：“你们自好睡，却好闹了一夜。”众僧道：“没有甚执照？”长老用手一指，众人见了这口宝剑，却似：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众僧一齐礼拜，方见长老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。山前山后，城里城外，男子女人，僧尼道俗，都来方丈，看剑的人，不知其数。闹了黄龙山，鼎沸了黄州府。却说吕先生坐在困魔岩，耳畔听得闹嚷嚷地，便召山神，山神现形唱喏。问：“寺中为甚热闹？”山神曰：“告上仙：城里城外人都来看这口宝剑，人人拔不起，因此热闹。”洞宾道：“速退！”山神去了。先生自思：“闹了黄州，师父知道，怎地分说？自首免罪。”韦天不在，走出洞门，驾云而起。且说韦天到困魔岩，不见了吕先生，径来方丈报与黄龙禅师：“走了吕先生，不知吾师要赶他也不赶？”禅师道：“护法神，免劳生受，且回天宫。”化阵清风而去。

却说吕先生一道云头，直到终南山洞门口立着。见道童向前稽首，道童施礼。

吕先生道：“道童，师父在么？”道童言：“老师父山中采药，不在洞中。”吕先生径上终南山，寻见师父，双膝跪下，俯伏在地。钟离师父呵呵大笑，自己知道了，道：“弟子引将徒弟来了？不知度得几人？先将剑来还我。”吕先生告罪，说：“不是处，望乞老师父将就解救弟子！”师父曰：“吾再三吩咐，休惹和尚们。你头上的疙瘩，尚然未消，有何面目见吾？你神通短浅，法力未精，如何与人斗胜？徒弟不曾度得一个，妆这辱门败户的事！俺且饶你初犯一次，速去取剑来！”吕先生：“拜告吾师，免弟子之罪。此剑被他禁住了，不能得回。”师父言：“吾修书一封，将去与吾师兄辟支佛看，自然还你。不可轻易，休损坏了封皮。”去荆筐篮里，取出这封书来。吕先生见了，纳头便拜：“吾师过去未来，俱已知道。”得了书，直到黄龙寺坠下云来。伽蓝通报长老：“吕先生在方丈外听法旨。”黄龙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伽蓝曰：“吾师有请。”洞宾直到方丈里，合掌顶礼：“来时奉本师法旨，有封书在此。”长老已知道，教取书来。吕先生双手献上。长老拆开，上面一个圆圈，圈外有一点在上，下有四句偈曰：“丹只是剑，剑只是丹。得剑知丹，得丹知剑。”黄龙曰：“觑汝师父面皮，取了剑去。”忙走向前将剑轻轻拔起。”拜谢吾师！吕岩请问：吾师法语，‘圈子里一点’；本师法语，‘圈子上一点’，不知是何意故？”黄龙曰：“你肯拜我为师，传道与你。”吕先生言：“情愿皈依我佛。”前三拜，后三拜，礼佛三拜，三三九拜，合掌跪膝谛听。黄龙曰：“汝在座前言，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小合大圈子上一点。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合小圈子内一点。这是道，吾传与你！”吕先生听罢，大彻大悟，如漆桶底脱。“谢吾师，弟子回终南山去拜谢师父。”黄龙曰：“吾传道与汝。久后休言自会，或诗、或词留为表记。就取文房四宝将来。”吕先生磨墨蘸笔，作诗一首。诗曰：“蹉跎葫芦踏折琴，生来只念道门深。今朝得悟黄龙术，方信从前枉用心。”作诗已毕，拜谢了黄龙禅师，径回终南山，见了本师，纳还了宝剑。从此定性，修真养道，数百年不下山去。功成行满，成陆地神仙。正是：

朝骑白鹿升三岛，暮跨青鸾上九霄。

后府人于凤翔府天庆观壁上，见诗一首，字如龙蛇之形，诗后大书“回道人”三字。详之，知为纯阳祖师也。诗曰：

得道年来八百秋，不曾飞剑取人头。

玉皇未有天符至，且货乌金混世流。

## 第二十三卷

### 金海陵纵欲亡身

昨日流莺今日蝉，起来又是夕阳天。

六龙飞辔长相窘，何忍乘危自着鞭。

这四句诗是唐朝司空图所作。他说：流光迅速，人寿无多，何苦贪恋色欲，自促其命。看来这还是劝化平人的。平人所有者，不过一身一家。就是好色贪淫，还只心有馀而力不足。若是贵为帝王，富有四海，何令不从，何求不遂？假如商惑妲己，周爱褒姒，汉璧飞燕，唐溺杨妃，他所宠者止于一人，尚且小则政乱民荒，大则丧身亡国。何况渔色不休，贪淫无度，不惜廉耻，不论纲常！若是安然无恙，皇天福善祸淫之理，也不可信了。如今说这金海陵，乃是大金国一朝聪明天子只为贪淫无道，蔑礼败伦，坐了十三年宝位，改了三个年号：初次天德三年，二次贞元，也是三年，末次正隆六年。到正隆六年，大举侵宋，被弑于瓜洲。大定帝即位，追废为海陵王。后人将史书所载废帝海陵之事，敷衍出一段话文，以为将来之戒。正是：

后人请看前人样，莫使前人笑后人。

话说金废帝海陵王，初名迪古，后改名亮，字元功，辽王宗干第二子也。为人善饰诈，急多猜忌，残忍任数。年十八，以宗室子为奉国将军，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。梁王以为行军万户，迁骠骑上将军。未几，加龙虎卫上将军。累迁尚书右丞。留守汴京，领行台尚书省事。后召入为丞相。初，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。海陵念其父辽王，本是长子，己亦是太祖嫡孙，合当有天下之分，遂怀觊觎，专务立威以压伏人心，后竟弑熙宗而篡其位。心忌太宗诸子，恐为后患，欲除去之，与秘书监萧裕密谋。裕倾险巧诈，因构致太傅宗本、秉德等反状。

海陵杀宗本，遣使杀秉德、宗懿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，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。宗本已死，裕乃取宗本门客萧玉，教以具款反状，令作主名上变，遍诏天下。天下冤之。萧裕以诛宗本功为尚书右丞，累迁至平章政事。专恣威福，遂以谋逆赐死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海陵初为丞相，假意俭约，妾媵不过三数人。及践大位，侈心顿萌，淫志蛊惑。自徙单皇后而下，有大氏、萧氏、耶律氏，俱以美色被宠。凡平日曾与淫者，悉召入内宫，列之妃位。又广求美色，不论同姓异姓，名分尊卑，及有夫无夫，但心中所好，百计求淫，多有封为妃嫔者。诸妃名号，共有十二位，昭仪至充媛九位，婕妤、美人、才人三位，殿直最下，其他不可举数。大营宫殿，以处妃嫔。一木之费，至二千万。牵一车之力，至五百人。宫殿之饰，遍傅黄金，而后绚以五采，金屑飞空如落雪，一殿之费，以亿万计。成而复毁，务极华丽。这俱不必题起。

且说昭妃阿里虎，姓蒲察氏，駙马都尉没里野女也。生而妖娆娇媚，嗜酒跌宕。

初末嫁时，见其父没里野修合美女颤声娇、金枪不倒丹、硫磺箍、如意带等春药，不知其何所用，乃窃以问侍婢阿喜留可道：“此名何物？何所用？而郎罢子急急治之？”阿喜留可道：“此春药也。男子与妇人交，不能久战者，则用之以取乐。”阿里虎问道：“何为交合？”阿喜留可道：“鸡踏雄犬交恋，即交合之状也。”阿里虎道：“交合有何妙处，而人为之？”阿喜留可道：“初试之时，亦觉难当，试再试三，便觉畅美！”阿里虎闻其言，哂笑不已，情若有不禁者。问道：“尔从何处得知如此？”阿喜留可笑道：“奴奴曾尝此味来！”无何，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，生女重节。七岁，阿虎迭伏诛，阿里虎不待闭丧，携重节再醮宗室南家。南家故善淫，阿里虎又以父所验方，修合春药，与南家昼夜宣淫。重节熟睹其丑态，阿里虎恬不讳也。久之，南家髓竭而死。南家父突葛速为南京元帥都監，知阿里虎淫

荡丑恶，莫能禁止。因南家死，遂携阿里虎往南京，幽闭一室中，不令与人接见。阿里虎向闻海陵善鬻戏，好美色，恨天各一方，不得与之接欢。至是沉郁烦懣，无以自解。且知海陵亦在南京，乃自图其貌，题诗于上。诗曰：“阿里虎，阿里虎，夷光、毛嫱非其伍。一旦夫死来南京，突葛爬灰真吃苦。有人救我出牢笼，脱却从前从后苦。”题毕，封缄固密，拔头上金簪一枝，银十两，贿属监守閹人，送于海陵。海陵稔闻阿里虎之美，未之深信。一见此图，不觉手舞足蹈，羡慕不止。于是托人达突葛速，欲娶之。突葛速不从。海陵故意扬言，突葛速有新台之行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。突葛速知海陵之意，只不放出。及篡位三日，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，以礼纳之宫中。阿里虎益嗜酒喜淫，海陵恨相见之晚。数月后，特封贤妃，再封昭妃。

一日，阿虎迭女重节来朝。重节为海陵再从兄之女，阿里虎其生母也。留宿宫中。海陵猝至，见重节年将及笄，资色顾盼，迥异诸女，不觉情动，思有以中之，而虞阿里虎之沮己。乃高张灯烛，令室中辉煌如昼。自傅淫药，与阿里虎及诸侍嫔，裸逐而淫，以动重节。重节闻其嬉笑声，潜起以听，钻穴隙窥之，神痴心醉。几欲破户趋前，羞缩自止。海陵黠，至四鼓方止。诸嫔咸灭烛就寝，寂然无声。独重节咬指抚心，倏起倏卧，席不得暖。只得和衣拥被，长叹歪眠。忽闻阿里虎床复有声。欲再起窥之，头岑岑不止；倚枕听之，又闻有击户声。重节不应。击声甚急，重节问为谁？海陵捏作侍嫔取灯声，以促其开。重节强起，拔去门栓。海陵突入，搂抱接唇。重节欲脱身逃去，海陵力挽就榻中，以手探其股间，则单裙无裤，两股滑腻如脂，乃抚摩调弄。重节情亦动，乃以袖掩面，任其作为，不虞创之特甚。争奈海陵兴发如狂，阳巨如杵，略加点破，猩红溅于裙幅。重节于是时皱眉啮齿，娇声颤作，几不欲生，再三求止。遂轻轻款款，若点水蜻蜓；止止行行，如贪花蜂蝶。盘桓一夜，谗浪千般。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将及旬矣。阿里虎欲火高烧，情烟陡发，终日焦思，竟忘重节之未出宫也。命诸侍嫔侦察海陵之所在。一侍嫔曰：“帝得新人，撇却旧人矣。”阿里虎惊问道：“新人为谁？几时取入宫中？”嫔答道：“帝幸阿虎重节于昭华宫，娘娘因何不知？”阿里虎面皮紫红，怒发如火，捶胸跌脚，詈骂重节。侍嫔道：“娘娘与之争锋，恐惹笑耻。且帝性躁急，祸且不测。”阿里虎道：“彼父已死，我身再醮。恩义久绝，我怕谁笑话！我誓不与此淫种俱生，帝亦奈我何哉！”侍嫔道：“重节少艾，帝得之胜百斛明珠。娘娘齿长矣，自当甘拜下风，何必发怒。”阿里虎闻谗，愈怒道：“帝初得我，誓不相舍。诘意来此淫种，夺我口食！”乃促步至昭华宫，见重节方理妆，一嫔捧凤钗于侧。遂向前批其颊骂道：“老汉不仁，不顾情分，贪图淫乐，固为可恨！汝小小年纪，又是我亲生儿女，也不顾廉耻，便与老汉苟合！岂是有人心的？”重节亦怒骂道：“老贱不知礼义，不识羞耻，明烛张灯，与诸嫔裸裎夺汗，求快于心。我因来朝，踏此淫网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正怨你这老贱，只图利己，不怕害人，造下无边恶孽，如何反来打我？”两下言语，不让一句，扭做一团，结做一块。众多侍嫔，从中劝释。阿里虎忿忿归宫，重节大哭一场，闷闷而坐。顷之，海陵来，见重节面带忧容，两颊泪痕犹湿，便促膝近前，偎其脸问道：“汝有恁事，如此烦恼？”重节沉吟不答。侍嫔说：“昭妃娘娘批贵人面颊，辱骂陛下，是以贵人失欢。”海陵闻之，大怒道：“汝勿烦恼！我当别有处分。”是日，阿里虎回宫，益嗜酒无赖，诋訾海陵不已。海陵遣人责让之，阿里虎恬无忌惮，暗以衣服遗前夫南家之子。海陵侦知之，怒道：“身已归我，突葛速之情，犹未断也！”由是宠衰。

海陵制，凡诸妃位，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，号假厮儿。有胜哥者，身体雄壮若男子，给侍阿里虎本位。见阿里虎忧愁抱病，夜不成眠，知其欲心炽也，乃托宫竖市角先生一具以进。阿里虎使胜哥试之，情若不足，兴更有馀。嗣是，与之同卧起，日久不须臾离。厨婢三娘者不知其详，密以告海陵道：“胜哥实是男子，扮作女耳，给侍昭妃非礼。”海陵曾幸胜哥，知其非男子，不以为嫌。惟使人诫阿里虎勿捶三娘。阿里虎怒三娘之泄其隐也，榜杀之。海陵闻昭妃阁有死者，想道：“必三娘也。若果尔，吾必杀阿里虎！”侦之，果然。是月为



太子光英生月，海陵私忌不行戮。徒单后又率诸妃嫔为之哀求，乃得免。胜哥畏罪先仰药而亡。阿里虎闻海陵将杀己，又见胜哥先死，亦绝粒不食，日夕焚香吁天，以冀脱死。逾月，阿里虎已委顿不知所为，海陵乃使人缢杀之，并杀侍婢捶三娘者。因此不复幸昭华宫。出重节为民间妻，后屡召幸，出入昭妃位焉。柔妃弥勒者，耶律氏之女，生有国色，族中人无不奇之。年十岁，色益丽，人益奇。弥勒亦自谓异于众人，每每沽娇夸诩。其母与邻母善，时时迭为宾主。

邻母之子哈密都卢年十二岁，丰姿颇美，闲尝与弥勒儿戏于房中，互相嘲谑，遂及于乱。说话的，那十二岁的孩儿，和那十岁的女儿，晓得甚么做作，只无过是顽耍而已，怎么就说个乱字？看官们有所不知，北方男女，生得长大倜傥，容易知事。况且这些骚挺子干事，不瞒着儿女。他们都看得惯熟了，故此小小年纪，便弄出事来。光阴荏苒，约摸有一年多光景。一日也是合当败露。

弥勒正在房中洗浴，忘记上了门闩，恰好哈密都卢闯进房来。弥勒忙忙叫他回去，说：“娘要来看添汤。”那哈密都卢见弥勒雪白身子在浴盆中，有如玉柱一般，欢喜得了不得，偏要共盆洗浴。弥勒苦不肯容，正在拘执喧闹，其母突至，哈密都卢乘间逸去。母大怒，将弥勒痛捶戒训，关防严密，再不得与哈密都卢绸缪欢狎。

倏经天德二年，弥勒年已逾笄。海陵闻其美也，使礼部侍郎迪辇阿不取之于汴京。迪辇阿不者，华言萧拱也。为弥勒女兄择特懒之夫，芳年美貌，颇识风情。一见弥勒，心神摇动，惧惮海陵，强自沮遏。不意弥勒久别哈密都卢，欲火甚热，见迪辇阿不生得标致，心里便有几分爱他。只是船只各居，难于通情达意。弥勒遂心生一计，诈言鬼魅相侵，夜中辄喊叫不止。相从诸婢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请迪辇阿不同舟共济，果尔寂然，从婢实不察其隐衷也。于是眉目相调，情兴如火，彼此俱不能遏。遇晚，便同席饮食，谑浪无所不至。所以不遽上手者，迪辇阿不谓弥勒真处子，恐点破其躯，海陵见罪故耳。一晚，维舟傍岸，大雨倾盆，两下正欲安眠，忽闻歌声聒耳。迪辇阿不虑有穿窬，坐而听之。乃岸上更夫倡和山歌，歌云：“雨落沉沉不见天，八哥飞入画堂前。燕子无窠梁上宿，阿姨相伴姐夫眠。”迪辇阿不听见此歌，叹道：“作此歌者，明是讥诮下官。岂知下官并没有这样事情。谚云：羊肉不吃得，空惹一身臊也！”叹息未毕，又闻得似有人行。定睛一看，只见弥勒踽踽凉凉，缓步至床前矣。迪辇阿不惊问：“贵人何所见而来？”弥勒道：“闻歌声而来，官人岂年高耳聩乎？”迪辇阿不道：“歌声聒耳，下官正无以自明。贵人何不安寝？”弥勒道：“我不解歌，欲求官人解一个明白。”迪辇阿不遂将歌词四句，逐一分析讲解。弥勒不觉面赤耳热，假着迪辇阿不道：“山歌原来如此！官人岂无意乎？”迪辇阿不跪于床前，告道：“下官心非木石，岂能无情。但惧主上闻知，取罪不小。”弥勒便搂抱他起来说道：“我和官人，是至亲瓜葛，不比别人。到主上跟前，我自有道理支吾，不必惧怕。”当下两人兴发如狂，就在舟中，成其云雨。但见：蜂忙蝶恋，弱态难支。水渗露滋，娇声细作。一个原是惯熟风情，一个也曾略尝滋味。惯熟风情的，到此夜尽呈伎俩。略尝滋味的，喜今番方称情怀。一个道：大汉果胜似孩童。一个道：小姨又强如阿姊。一个顾不得女身点破，一个顾不得王命紧严。鸳鸯云雨百年情，果然色胆天来大。

一路上朝欢暮乐，荏苒耽延。道出燕京，迪辇阿不父萧仲恭为燕京留守，见弥勒面貌，知非处女，乃叹道：“上必以疑杀珙矣！”却不知珙之果有染也。已而入宫，弥勒自揣事必败露，惶悔无地。见海陵来，涕交颐下，战栗不敢迎。海陵淫兴大作，遂列烛两行，命侍嫔脱其衣而淫之。弥勒掩饰不来，只得任其做作。海陵见非处女，大怒道：“迪辇阿不乃敢盗尔元红，可恼可恨！”呼宫竖捆绑弥勒，审鞫其详。弥勒泣告道：“妾十三岁时，为哈密都卢所淫，以于是。与迪辇阿不实无干涉。”海陵叱问：“哈密都卢何在？”弥勒道：“死已久矣。”海陵道：“哈密都卢死时几岁？”弥勒道：“方十六岁。”海陵怒道：“十六岁小孩童，岂能巨创汝耶？”弥勒泣告道：“贱妾死罪，实与迪辇阿不无干！”海陵笑